

眉州屬志卷十六

藝文志

文下冊

皇清

眉山彭氏太平治迹統類跋

朱彝尊

太平治迹統類四十卷眉山彭百川叔融撰予抄自上元焦文端公家卷帙次第爲裝釘者所亂傭書人不知勘正別用格紙抄錄以致接處文理不屬欲校定甚難然是書儲藏者寡存之筭冀與博聞者審定之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一

書李氏續通鑑長編後

朱彝尊

眉州李文簡公續資治通鑑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隆興元年知榮州先以建隆迄開寶年事一十七卷進乾道四年官禮部郎乃以整齊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跡共一百八卷進淳熙元年知瀘州又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進淳熙九年知遂寧府重別寫呈并舉要目錄計一千六十三卷進今僅存者太祖至英宗朝一百七十五卷而已若神宗朝二百二十八

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乾道中祇降秘書省依通鑑紙樣繕寫一部未經鏤板遂失傳宋儒史學以文簡爲第一蓋自司馬君實歐陽永叔書成猶有非之者獨文簡免於譏駁張敬夫比之霜松雪柏生死文字間葉正則謂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要非過論也治平以後藉有長編紀事本末存畧見大旨然見之者罕矣陳氏攄王氏宗沐薛氏應旂目不覩是書輒續通鑑行世柯氏維騏王氏維儉之改修宋史亦然此猶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二

夏蟲不可語以冰松柏之鼠不可語以堂密之有美樅者也

三蘓祠記

州牧

趙惠芽

時無論盛衰遇無論窮通君子惟自求其是以自得於盛衰窮通之際故不惟時與遇不足以損益我且尤能愾慨直立於當時而聲施於後世此無他自處於是而無所疑也若宋之眉山蘓氏父子其有得於斯也已蘓氏之文章事業峻嶒一世洋洋千古論者皆以爲氣之盛使然獨董中峯以爲

合乎道誠知言矣夫氣亦未可盡恃子輿氏以爲配道而行焉耳惟聖人爲能斂氣歸德下此者少以氣爲依倚而無道以勝之未有不流於軒輊衡角之私以自卽於決裂者蘓氏學有本源一宗乎道道則表章經術無不是之言權衡經濟無不是之行故嘉祐之間羣賢在朝父子兄弟有積中發外之休卽熙寧之間事多紛更屢觸忌諱而猶能抗斯道於崇論閎辨之中識治亂於幾先規碩畫於將然在朝可也在外可也流離顛沛可也垂涕

泣而道可也投閒處僻而飲酒賦詩可也此道之爲也非獨氣之爲也故皆是也夫合乎道而皆是雖千古可以同歸况父子兄弟間家學一本者乎余每讀其書想見其人未嘗不太息其當年不得盡所懷而又服其歷盛衰窮通而足以自得於道也蘓氏實眉人壬寅歲余來牧於眉將訪其遺跡而尸祝之而眉之祠蘓氏也舊以其廬旣燬於兵蓬蒿中僅坡公遺像一石帙二并池水一曲而已嗚呼此非稱賢豪間者耶顧使之與物同朽前守

以蘓氏與鶴山魏了翁同祀余憾其非耑祀乃令復祠於舊址眉之人亦思其流風不忘乃胥從事爲堂一寢室一復結亭於池中爲神游衍始於乙巳冬及丙午秋祠成眉人樂前賢之不替也而請記之余因述所仰止之意以附於辭以見夫君子之處時遇惟自求其是云

三蘓祠記

朱嘉徵

余於三蘓子幼而誦其文壯而論其世想見其人父子兄弟之間殊可慕也其學以氣爲主治以權

爲宗權者善夫術而不離於道者也故持論遑遑駁於昌黎漫於柳州而達於歐陽子且清而不癯其言肆而隱曲而中所以開南豐而特與臨川爲敵雖然長短之論老泉啓之然說焉而不詳擇焉而未粹文忠長於談論動合時宜文定善於擇事近亦中窾卽三蘓子亦未易同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所稱雖不能至心竊嚮往焉余之于役川西也道經眉者三初入眉春城草木極望虎豹守其閭不得上再至命工斬木殺荆燒草

除道用爆竹先驅始得達乃知爲蘓文公故居耳
址方頃畝園之廢沼者故瑞蓮池也改宅爲祠不
知起自何代第見斷簡纍纍縈蔓草矣堂宇久圯
三先生之主寓之魏了翁祠中余心悼之迨戊申
之秋則三過之牧伯趙幼湘歸自李大司馬軍不
數月而祠宇煥然興舉矣邀余並馬命酒落之縱
之爲道者衡之爲徑者昔豺狼之所嗥枳棘之所
叢也有翼其門如翬斯宇其室冥冥寢成燕處爰
指某樹曰蘓文公所手植也復周覽池水曰此公

所嘗釣遊也芰荷離披以裊露朱華傾倚而承風
曰公嘗自名爲瑞蓮者也嗟夫哲人往矣執途人
而問之三蘓子之子孫猶有在者乎更弔望三蘓
之墓初公所紀蘓氏族譜亭者猶有存乎曰無有
余聞蘓氏之枝葉散於四方號爲繁衍矣不爾三
蘓子之神自在天下猶水之日行乎地中正使棖
桷長存則風流未往後來仰止豈有暨哉余又不
功蘓氏族譜之去留而功牧伯之崇祀先賢足紀
也爰泐貞珉而頌之頌曰哲人之裔達自高陽曰

蘓長史來牧眉邦循吏受祉百世其昌篤生文公
忠定雁行秀鍾河嶽分抉天章如日如月明明有
常寢成載安於眉之堂億萬斯年祀事孔將

重建三蘓祠堂記

蔡毓榮

眉州有三蘓氏其傳世也久矣人不待祠而重祠
不待記而存然則可以無祠乎曰其地有賢者則
表而出之使人遠近之至於斯者論其世而考其
人或悠然以喜或悄然以思而感發興起之志油
然以生況其家於眉者乎故眉之有祠所以爲眉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六

非以爲蘓氏也然則可以無記乎曰子瞻兄弟遭
時閉塞君子道消竄身嶺海可謂窮於遇矣然其
受知仁宗累官學士未可謂不幸也若夫位卑祿
薄偃蹇而不得志於時則明允爲甚嘗憶其上歐
陽內翰書自述余遇貴人倉皇避匿屏息下氣於
車塵馬足間去良久而後敢出因言公之所謂才
如司馬子長者蓋如此嗟乎當此之時公豈意數
百年之後舊居環堵之地遂爲一州之勝土人因
以爲祠凡王公大人有事於眉者必過而伏謁匍

匐惟謹盖不如是則以爲僮父也彼元豐諸人自公卿以至於百執事其故居墳墓亦有從而間之者乎予過眉謁三公之祠屬有司新其舊其有感於中者如此願得託三公以自見亦非以爲蘓氏也是不可以無記

眉山書院記

鄒簡臣

眉山書院故蘓祠也昔人慕蘓公父子卽其宅址祠之崇祲末燬於賊重新其祠爲書院以振作我蜀士則自涑水趙公始公諱蕙芽字幼湘燕雲名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七

宿赤幟春秋經順治間宰齊魯有聲自滋陽令擢眉守皆方草創蜀郡縣都無民眉爲甚他皆布令招徠公曰招未必來但盡職撫見在者不招自來也年餘四方果載耒至公開源節流勸勤示儉一以身先而本之於誠凡捐奉傾資又其餘事五六載間起聽城野絃誦蒸蒸動矣公曰此并參精華之氣剝極初復無以迎之蘓公其笑我乎於是卽其初址重建此祠費皆輸自私儲無與民力寢室門廉亭橋均如舊制戊申春就是開眉山書院函

丈密室從中區畫聚蜀士讀書其中比年從遊數十人公餘日爲臨座講經史皆犍爲孝廉黃子道脩廣文於眉贊公行焉廩粟則公自莅任招墾捐給籽種所收積息也牲餼燈火麪蘖魚菜之屬公捐廉橐充之供膳有夫走薪水有役長以一書吏典其出入又購經書若干部儲於木假山堂聽書生講習至己酉春四方從者益衆而漢嘉孝廉冷子然亦負書劔至公素愛其靜樸盖至是益嘉遇云亭橋側另置草齋四舍以居續來前臨池構

精室三楹署其左曰復齋署其右曰新齋冷子居復齋期之克己以復禮也公自居新齋識乎明德以新民也每晨諸生上堂質業如幼儀至午公或有大政弗暇則諸生集復齋彊冷子登講座反覆辨難魚雅如也公教思行注不斤斤然於尺幅取青紫惟是究極天人之理以求性命之源故嘗手書太極圖說及西銘皇極朱子卦說於新齋兩壁時時召諸生指點大義而冷子助厥志論說相長諸生亦若有得焉以自適也後峩眉孝廉李子果

皓至於是冷子黃子李子互相折衷以求其至而
往來傳舍於其郡之旅人有同志者公輒延之講
席稽考異同己酉夏余歸自錦水道經眉公以素
被知與命登座講中庸第一章公帥冷子及諸生
聽之甚誠余感其上下如此從前鄙吝爽然自失
於此想蘓公晚年其必悔蜀洛黨人徒增形迹爾
也然後知惟誠能感人惟虛能受人而虛復生誠
惟公能以之爲學故能以之爲治亦能以之爲教
以成其治也治眉如此治天下則舉而措之易耳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九

觀諸生多負公輔志夫志欲上而氣欲下典型
在望奚必他求余聞之也百年之計莫如樹人事
之美者存乎相繼以成功則夫永貞之力不能無
望於繼至者故紀而壽之於石其儲書目附在碑
陰云

眉州脩學記

張象翀

康熙六年九月

上親天下政詔以實學廣錄人才是歲十一月眉侯
趙公重脩學宮成先師殿及兩廡具戟門櫺星門

具啓聖祠明倫堂具二十年荒址率作如是公勞
矣公嘗憫三代後人不宗實學皆由士民異業遂
以羣分每爲浩嘆焉古者有分人無分學父子兄
弟相勸誠倫常事耳力餘乃敢事文故耒耜牽車
之時猶行孝弟詩書之義學之名不立學之實無
不備大司徒所書升而官之祿之者胥此俊民也
故小大偏全之材胥得各出所能以佐君父而天
下治三代後學之名非不尊且美聲華相尙而聖
人之道無聞於是翹翹然曰吾士也而樸遯顛蒙

者亦退然以民自處上之人不能禁其區分不得
已而取古人考言選藝之餘意以辨天下才雖名
實並茂之士閒於此得之抑亦難矣嗚呼園橋類
水間僅存此俎豆牲醢之文以事我夫子而遂謂
郡縣皆有學豈古人本意歟此大道所以不著也
然則爲民父師而有志於行道亦惟以務本之意
行勸導之微權猶可及耳眉於蜀有文學名久矣
於宋爲盛故仁宗謂天下好學之士多在眉山思
昔蘓氏之學卓然深求聖人之道尙志節講名義

淳如也初未嘗以王文爲尚事而一時經術之言遂成碩畫當時雖不盡其蘊忠孝之誼處窮弗改今讀其書皆言而能行者學有實用如是亦足矣了翁先生牧於眉嘗築室白鶴山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人盡知理學昔人謂了翁深於政由今思乏蘓氏之好學如彼了翁之善政又如此彬雅之英相望於一代何其盛歟吾固知今之人服蘓氏之學而未能未有不起而思了翁之教者雖然公於眉較了翁苦矣聞開禧間蜀無大兵

革了翁所教猶未亂民耳今眉當大難餘經數百年未有之困而公教數十年不教之民古所云功在起衰斡旋剝復當不過是公良苦哉雖然公樂任之公有道者也出政有次甫至卽急民事修廢堰四又親勸民墾荒六載之內民自謂食足公廳事尙不葺惟四時勸民讀法與課士並行已得古者有分人無分學遺意茲學宮成諸生得進退學禮於中又爲徵選師儒公公餘暇臯比於鶴山書院而蘓子祠又悉列齋舍使眉士居業焉孔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公其人矣眉之人由此思敬思
勉惟實學是務公卿大夫之才由此其可求也嗚
呼公之望於眉人不止如三蘓子也眉人之德公
又豈止如了翁云公諱蕙芽字幼湘燕人也

趙公生祠碑記

冷然

眉州牧伯趙公治眉八年政成擢山西太原去眉
人爲築生祠識思也眉於蜀南地大且要明末刀
鍛之所加餓莩之所困豺虎之所徑穴人生不十
一

眉州屬志

卷十六

又

十二

皇帝奄有此土由戊戌之壬寅除公至先是稗官之所
毒繇役之所勞敝法之所錮宿豪之所噬飽人有
生者不償其苦公壬寅夏卽官眉尙墟也屯蒙將
啓適有巫山之役督師李公以公諳軍治檄公募
前計事兼趣各路糧運一年賊平乃歸公曰治此
土當如理敝裘飭蠱器倉卒反壞事耳於是次第
舉政一年鑿堰隍招取亡民分給籽種又一年葺
城市畫街衢制城闕乃成保甲治一年脩學宮及
各賢祠祀又一年延師儒立眉山書院設餼儲書

四方士至如歸公之政其爲綱領節序如是若其
間剔弊增美規遠圖大經之權之旣實且詳籌彼
民隱如謀自身民有願欲莫不來告而公慰之如
摩其子嗟夫眉之士公始闢之眉之人公始生之
眉之士公始教之非人無國非公無人公去人何
能置思哉古之先王康彼兆民厥有良法得其遺
意動此効彼惟夫私心乘事竊發故有科條悉爲
文具役氣用才弗能淡漠緩急非時皆政之惡也
公至眉人見爲勞已若逸之案牘而外校書詩賦

焚香靜坐人弗窺其拮据之所存蓮池竹亭皆公
嘯歌處也而百事以治萬民以安二十年荒區煙
火相接百年科目寥落自今己酉始非公至誠無
私出以淡漠烏能坐理有餘一切畢效如斯耶公
嘗謂作吏直須有益民社功名何足計今將去顧
惓惓焉如慈母之欲捨其子也爲之計後事罔弗
周摯至哉其循良師乎諸政各有紀載茲特總其
概云公諱蕙芽字幼湘涑水人

復移幼湘趙公長生牌位於木假山堂後楹記

趙旭

公祠原在文廟東鶴山書院之左壁懷舊德也公去之日辭讓再三不願留姓名於其中及抵新任復遺書來辭眉人弗忍遂違公志今歲久風雨侵尋門摧垣頽漸有茂草之嘆且其庭廣不倍尋湫隘塵囂弗稱觀瞻眉人思所以移之迺聚族而謀僉曰三蘓祠吾公所經營也有堂有廡有亭有池公復捐金購書擇郡子弟之秀者日督課其中迹其所爲則知其所樂思其所樂則知其所安矣遂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十四

用移置其主供於木假山堂之後楹從公志也是舉也去湫隘而更爽塏遠塵囂而處幽邃登斯堂入斯室左圖右史公之手澤也月白蓮紅公之顏色也竹韻風聲公之吟嘯也公之德其與三夫子并垂不朽乎是爲之記

重修城隍祠記

州牧

金一鳳

眉地係禹貢梁州之域分野井鬼之次江山靈秀甲川中自遭兵燹後州城內所稱九街十八巷皆榛迷荒穢僅存其迹城隍祠舊在北闔之東棖桷

數楹規模湫隘且守祠乏人缺香火之供墻垣頽塌牛羊踐履其中相沿已久康熙三十七年余奉命來牧茲土日擊荒殘之狀招徠墾闢政以愛養樽節息事寧人爲本數年以來田地日廓生聚日繁民力稍裕廢墜漸次脩舉因念城隍職司幽贊當重建以妥侑靈貺於四十二年冬謀諸耆老盡皆歡躍鼓舞乃共相度地勢移建於北大街位置向西則規模宏敞余卽捐俸首倡有耆老張起龍樂董其事於是鳩工庀材而庶民百工願効力役建造

前殿後殿門樓各三間兩廊各五間告成於四十二年之冬廟貌旣新法像莊嚴其前殿爲城隍祠後殿爲土主祠土主者係蠶叢氏曾服青衣教民蠶桑故并祀之其兩廊裝塑十殿及善惡因果故事自重建後凡士庶有祈必應交相稱賴矣次歲九月城鄉俱有虎患余率衆禱於神數日內虎俱自斃惟神有靈誠爲不爽且念消長之禮衰極當盛余將俸滿去任惟望後之君子培養休息使煙繁九陌人滿交衢復金湯之舊制接熙穰之休風

是更所尸祝者焉故礱石而爲之記

復設刺史題名碑記

金一鳳

題名之設與史乘相表裏而垂於永久也其人有意行可嘉者從而表揚稱道之有恣意自便者從而切齒交非之公之閭里同之阡陌而不容泯滅於人間眉自離亂後州志燼於兵燹旣無遺迹可尋州治正廳左側舊有題名碑按其年代自萬曆時建後無所紀余莅任十載慨姓氏之無傳悼芳軌之將失謹勒石書名於右縱不能詳考其行事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十六

紀其終始庶後之君子得以覽焉

重修墓頤觀記

金一鳳

去眉城之七里有山環繞其間俯伏偃仰突攬爬羅狀如墓頤遂以名山上重瞳觀歷宋元明世稱勝境迨崇祯末年張逆爲亂摧頹殆盡煙荒草蔓竹木童然欲詳求遺迹而故老無復能言者壬午春有大木數章橫江而來至山下而止耆民碩士共相驚異謂非神力不致此宜復修建以妥其靈於是伐窮谷之古木刈密林之堅材棖闌店楔

各當其可更於其後建經樓五楹陟其上則綠野
無際煙霞萬狀是山舊有明霞閣遂就其上額明
霞閣三字輪奐依然復增舊美有僧大行勤於創
始余亦樂成其事巍峩層聳而眉之老幼連袂提
攜日往盤旋四方遷客騷人遊歌其中余亦嘗登
樓遠眺憑閣遙瞻而玻瓈錦江時恣其注洋峩眉
岷嶺日增其秀麗因念宇宙間何物非由盛漸衰
因衰入盛世濟其美者不自覺既淪沒而復底於
維新者乃爲可羨也故同一山川日月係人興懷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十七

動人感嘆彼千古之芳軌遺跡至人徃風微猶嘖
嘖稱道是遵何德而永垂不朽若是乎豈非以文
字可稱使後之弔古者有所依據而觀感踵事而
增華也故特記之并存茲觀之不朽云

重建李相橋記

金一鳳

眉城西八里有醴泉江爲丹稜洪雅接壤要道跨
江有橋乃宋禮部侍郎李文簡公所建因名李相
橋毀壞已久其水脉壯盛每遇夏秋則中流急湍
濤澎湃湧行者病焉余於丁亥之春謀欲重建親

臨揆度耆老相告曰舊橋太高故每被大水所壞若稍低則水從上過無冲突之患余善其言卽捐俸命吏曰李呈祥並鄉耆楊朝仲鄧朝玉僧人行佑宗維董其工庀材程石更新焉分流去壅增厥洞口壓者起之缺者補之是役也無奪民時未用民財數月以成行旅所至莫不利涉余不敢自伐其功庶先賢之偉績俾永久無墮焉

修櫺星門鄉賢名宦祠記

州訓導

戴伊任

眉有學宮舊矣創自宋恢自明燬於賊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十八

國初州牧趙公蕙芽來牧是邦闢草萊而再造之繼有姚公哲復修之殿堂門廡亦云粗備宋公著復葺兩廡及賢宦兩祠戊寅冬金公陞守是郡公山陰世族也初宰介休次令海陽俱著循良公下車百廢俱舉種種美善指不勝屈無何而櫺星門鄉賢名宦二祠倏於丙戌小陽箕伯爲災一時頓成瓦礫公則銳然而鼎新之夫不役於民費不斂於土凡諸品料悉出傾囊易昔之卑隘爲宏敞固陋爲雅飭新製祭器鉅細畢具丁亥春祀士子雲集

皆歡呼嘆未曾有是役也捐清俸而鼎新者太守
金公今陞奉天府治中也夙夜匪懈而董厥成者
州尉李呈祥也奉命唯謹而視工者庠生張明春
也聿觀厥成而據事直紀以誌明德於不朽者訓
導戴伊任莘野氏也例得附書

重修蘓祠置祀田碑記

戴伊任

眉有蘓祠三蘓先生之故址也自滄桑後悉被焚
燬康熙四年乙巳刺史趙公蕙芽重建之前奉三
蘓神主後爲木假山堂方池環繞西有舊址建亭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十九

名曰瑞蓮亭繚垣砥道畧如舊規自趙公去後日
卽傾圮越乙未夏郡司馬黃公來攝眉篆下車之
日卽謁蘓祠見其荒煙蔓草破壁頽垣瞻拜之際
浩嘆弗置爰召紳耆而諭之曰地有鄉賢大夫而
不祀郡之羞也三蘓先生文章道德炳炳人寰凡
經過之區莫不傳爲勝蹟况眉實三蘓發跡鍾靈
之邦乎修復之任余其勉圖但有祠而無司守之
人則其祠易廢不若置立祀田招僧道令食其所
有以司焚獻則祠可以永久而長存乃令生員高

其位者覓得地名大堰壩之孫家二溝田十三段
價兼金六十書券三緡一付住持僧實權一付紳
士收存一存州案田分二溝其近宅者歸蘓祠以
贍僧其隔山一溝分租以贍學宮文昌宮之焚獻
一舉而三善備焉循此而守之千百世可不敝也
是舉也不下數百金皆不役一夫不費民一緡解
公清囊而成之表揚先烈樹之風聲以垂示無窮
公眞得爲政之體也眉之士民同謀伐石以紀其
成俾公之德意與先賢遺蹟並傳不朽焉公諱元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二十

煥號澹菴江西清江縣籍江南江寧縣人

重修老泉先生墓記

戴伊任

老泉公之墓由宋元明四百餘年碑誌剝蝕莫可
考據明成化中州守許公仁承中丞侍御諸當事
意於墓頤山前後求之弗獲乃卽廣福寺後脉樹
墓以伸拜祭後溯井求墓於石龍柳溪得之自明
季滄桑後百餘年無人訪及康熙四十一年壬午
學正段仔文便道過之詢一老人遂造其地歸與
州守金公一鳳言其狀公率僚屬紳耆往謁焉斬

荆棘芟藤蘿見豐碑屹立苔蘚塵封凡碑二一爲
老泉墓碑一爲明侍御喻公求公墓及獲公墓碑
原委井然其一碑小而卧於側者則爲明判官公
之裔孫蘓大章贖祀田邊界碑也塚爲偷兒穿挖
深可數尺猶見石槨以閒世學人不保其墓如此
慨焉久之墓前尺餘舊有祠瓦礫纍纍竹茨交纏
半日乃盡闢基不勝濶僅三楹耳金公卽捐囊命
土人封築之極高且大使樵牧不侵設祭拜奠衆
紳耆咸懽忭以爲百餘年荒穢今一旦脩治之老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二十一

泉公九京可慰忠定二公在天之靈亦無憾矣金
公復以其顛末上之撫臺能公撥廣福寺左後之
田二十畝爲老泉春秋祀田康熙丁亥仲秋戴伊
任敬識以待考古者并叙祀田之所由來以昭金
公表揚先賢之至意云

重修通濟堰碑文

閣部

黃廷桂

鑲白旂人

余承

天子德意子惠元元常期陰陽和萬物遂匹夫匹婦無
一不被皇王之澤以成熙皞之俗顧立願雖奢而

措施無補中嘗歉焉敢曰美利自我作古乎夫蜀爲蠶叢之國厥田高亢自李氏父子鑿離堆導江入灌口沃野千里民用富饒其地不近川澤之區旱乾時告石田用嗟官斯土者能無望前人之澤而勃然與起者乎癸酉余奉

命復制全蜀蜀之民皆余昔時煦嫗而噢咻之者也其疴癢與余爲最切值此邊隅綏輯之餘時和年豐欲與吾民謀生養安全可大可久之計則善政莫大乎水利蜀地溪澤陂沱以及濱江枕河之區所

在多有高者可瀦而蓄下者可引而注誠因其勢而利導之則以時樹藝亢旱無虞何在不可藉人力以補天功者耶蜀南通濟堰唐制置使章仇兼瓊所濬也按古志引武陽南河之水入彭眉灌溉民田數萬頃自明季兵燹民無孑遺堰水盡廢昔之岸然爲堤者淪於水嗟巨浸焉昔之泓然爲渠者堙於土嗟石田焉眉彭之人不知此堰水利者百餘年余前制蜀時曠覽洪波夷考古制蓋嘗欲取而盡復之築堤濬溝由新而彭得水利者萬餘

賜其能昧天良以召入都不果復因奏准給官錢
歟盛哉夫乃知造斯堰之僅存而不至泯滅者賴
美有盡也人永之人覩斯堰之僅存因其勢而利
繼自今牧斯土者之舊以利濟吾民乃二十年來
衷共濟我耆老百姓未盡闢也其忍聽吾民負向
歷久彌勤毋游佚念耶因檄下所司復圖興舉令
永賴哉是爲記 河之水發源於邛其來也緩而
復修通濟堰碑恃而耕作後時疾則大雨時行
乾隆二十年春新涓滴之惠曷若引西河之水合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二十三

修唐通濟堰會稟蓄洩之則源遠而流長且亦二
公與冷研藩垣酌民果能踴躍赴功以時趨事父
眉州牧張東園以駢駢而來魚魚而赴汙萊闢魚
歲暮善後畢黃公功成彭之民實開復古渠二十
愛民之心徃復二抵於眉嗚呼厥功懋哉維時父
天子邑宰守齋梧岡疏之苦旱也久矣我民之白髮蒼
猶未已用心瘁瘁水到田之事百餘年來今始見
聖朝良吏更乞誌其詳三萬畝眉之田亦不下萬畝焉
作楷之煩因書於矣我稷翼翼矣何莫非仁人之

畝功未竣余旋奉忘所自敢乞明訓以垂不朽猗
五十緡以作歲修物之恩有缺也人補之王政之
以此是深望後之古今治化之成熟不賴有人哉
導之盡復其沃衍其無廢前人之業同寅協恭和
水利未加廣也田姓其無忘今日之功率作興事
隅之泣而不一動以失時毋紛爭以僨事厥利其
集吾民而諮曰南

疾緩則春水不足記

松茂觀
察使

張之浚

金臺
進士

一冲而後田間無津令徐守齋彭山令張梧岡復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二十四

南河而入堰以時於丹崖督憲黃公以竟公前志
王之餘澤也乃吾委浚相度適建昌兄禹則偕署
子負鋤兄弟裹糧彭建屬亦來津議此踰月竣工
龍游不數月而大枚卜去蜀貽以碑里人感督憲
八綿延八十里直十餘年始報命
老走相告曰彭眉久湮涸澤惠彼疆畝四萬餘畝
顏者曾不知有春洵哉

之實灌溉我彭田余與禹則不能辭東園亦不嫌
今日者我黍與與石曰方余之至堰也丹崖公面

矚曰此水發源何處是否不竭閭尾何處宣洩不至漫溢水性靡常經久防維之道若何越境人民共此一脈歲修搶修費必均平遲早凸凹之間如何不至爭訟此吾二十年前宿願今復來茲敢不告厥成功以滋襁褓以慰

聖朝惟汝是賴罔咎余不敏商之建昌署眉州牧進邑令守齋梧岡熟計之登舟而放乎中流聆其言曰新津金馬洋馬西河並發源灌縣而此堰向所收者止南河水南河係邛州大邑蒲江山水下流無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二十五

源易涸大雨滂沱又虞衝決一衝而後田無涓滴今於舊堤增加東南河水分流田間又於其上建築新堤截西河分支入南是無源者而有源矣當必不竭自堰口綿亘二百餘里迤邐潏洄延間以湃滙於彭之江魚堤朽木河毛家河眉曰松江口者接之宣洩各溝總滙於大河閭尾層疊無虞漫溢歉時南河舊堤增加竹笆西河新堤增加石簍以逼於田旺時去簍去笆俾分於河各堰長常住乎此冬乃去先期備物臨時集工罔妨農務舊堤

令高一丈四尺餘長一百二十八丈寬二丈四尺
新堤高五尺長二十八丈寬一丈進水入田大溝
令寬一丈二尺深一丈八尺水勢充裕永可爲例
溝口岸沙四十餘丈應用石砌以免冲塞向蔡二
筒棗兒白鶴等處土性鬆浮溪流彙集山水陡發
衝嚙堤埂淤塞溝道堰水必至橫逸應請下流加
淘以豫攘之彭邑翻水口引灌西支彭溪等處上
下次例筒口扼要之區土性亦浮應築石堤五十
餘丈以免頽落江魚堤爲眉州青崗等十四堰接

水之滙大堰諸水由此漚入朽木河眉屬遂無涓
滴之惠亦改石堤四十餘丈經久防維之道約當
如是敢質以請歲修搶修費有不敷三地農民均
出入田小溝咸深六尺俾無凸凹各小溝筒口照
都江堰規千畝一寬三寸深二寸俾無遲早之嫌
州縣巡行阡陌時爲經理俾無訟以害時建昌曰
善是能仰體率育者也詢之堰長農民曰父母言
匝心竭敢稍違稟復速成泠研公亦許其議十月
丹崖公就道諸務畢扶杖擔壺捧米以獻者不可

數計曰此新田數萬畝中所產也擷其累粒爲公
壽涕泣攀轅弗忍別丹崖公灑淚而告之曰此吾
二十年前宿願也復來得遂緣不可假能不快然
第恐此利猶未久焉

天地自然之澤

朝廷因之以育蒸黎永錫莫倦則恃乎人心不敝之良
通濟堰創之大唐迄今越幾何年興修廢墜倏忽
如環至前季而休焉茲之蒼顏白髮閱歷父母官
豈伊一人有能如是盡心者此利當夙享矣余不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二十七

敏周流徃復始拜手成功汝等或可忘之

九重恩渥能不銘刻新來制憲開公時以風俗人心爲
念勉之哉率子弟孫繩而敬受焉以保此生理乎
行者爭路俱不得行耕者爭畔俱不得耕何如水
之止以平耶疾馳而遽顛蹶遜者猶可以鑒強業
而逢災異觀者竊以爲笑爭則兩敗俱傷矣逝者
如是夫不舍晝夜波無專屬淵有澄明曖昧以取
竊也橫肆以奪劫也安知天不灌爲巨浸以鄰爲
壑譎也安知天不潤彼肥饒熟算由於已定而固

任其私也彼匍匐公庭廢時失事者田且屬之他人利焉在哉仁讓成風相友相助人孕其和天錫之福堯舜之民無非仙子涵濡德化雲水溶溶余老矣不敢再期來此遍語鄉閭願毋愬吾言父老潛然嗚咽翌日書應其請而爲之詞曰水兮水兮天生之一人道狂瀾地道滿溢人心不古地道以窒堰兮堰兮銀漢遙通

皇王之澤相臣之功召父杜母乳哺咸同百年之澤一日之瘼久矣涸轍孰湧源泉旣疏旣截旣宣旣泄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二十八

永植乎心苗毋忘乎君切

張梧岡重修忠孝橋記

張之浚

嘗思忠孝原於至性誠結而凝流傳於數千百年之久其所畱貽於寰宇屢圯屢修而人心不懈天地鬼神之靈更有以助其美而獻其奇吾不知其所自也蓋忠孝之誠久而彌彰云癸酉秋闈事將竣彭山令張梧岡謂余曰埋輪都尉陳情洗馬彭人也通濟玻璃湍激之處有橋曰忠孝水湧橋頽數十年中未有不復建者甲子後人心欲歇辛未

鳳來思所以永久之計而不可得適二木見於水底圓長一式堪爲橋梁遂落成焉附其主於二郎之觀而與商籛大夫墓對歲時祭祀如常請記之余曰坊表之建樹之風聲奚以橋爲梧岡曰孝子忠臣率彼前路嗟嗟乎沉溺而弗返雲騰龍躍雨霽虹飛古之人所以偕登道岸也余曰山水之發也澎湃奚必於湍激之處梧岡曰湍激而無以閑之則狂瀾肆矣藉長橋之一束裨於田耳余曰二木奚自豈昔之淪於泥沙者向以用而頽豈今之

用而不復頽耶梧岡曰木之自也洵弗克知第觀其天然匹並無造作之形似未經匠手者向之柱入於水根不能敵焉今之梁橫於岸水不能撼焉故以是爲永久之計也噫異矣斯橋之建數千百年矣至今日而始爲永久之計胡天地鬼神之秘其靈以待夫梧岡之至梧岡勉乎哉古今人時不相埒而孝思忠藎之結當如斯橋之堅固不拔焉歲時祭祀之日溯都尉之純愷洗馬之烏私望民田而知二王之功在社稷能承父志瞻坵墓而

知老彭之信而好古無愧尊親也於是乎記

彭宜人王氏墓志銘

胡天游

今吏部司勳郎中丹稜彭侯端淑厥有賢母太宜人累受封乾隆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卒於家春秋八十吏部聞喪將奔還蜀責游以其銘太宜人王氏父遯菴公康熙初進士幼敏讀書若竒男子長卜所婚得贈大夫公而協吉焉具明智懿理迨其終身子七人舉人端洪爲之伯次吏部次肇洙御史次遵泗自兵部郎出同知黃州府次端洋次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三十

大澤並爲舉人次端澂任知山東棲霞縣自吏部兄弟三人登進士官京師稱職守縉紳先生謂之三彭而吏部尤高於文譽論者皆推太宜人所蘊貽係曰

王氏蜀望惟彭閩對嬪耦旣洽於德允類相家無不宜宛宛婉婉備孝敬以施其和乃徵感其畜犬啣肉知母食咸於其嘉用益昌休裕其子之邁胡壽孔寧不忘敬姜古志服訓示後人利歸有所從於贈大夫之宮稱詩秩秩其宮轍轍勿下勿頗以

永終古

大雅堂記

肇羅道

彭端淑

丹稜人

宋詩自西崑體盛行比子美爲村夫子而天下之詩靡靡不振蘓子瞻黃山谷起而矯之子瞻才氣奔放不可控禦似李山谷槎牙老硬似杜然子瞻之言曰詩至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盡矣山谷從子瞻遊嘗客眉山稱子美夔州以後爲大雅之遺余邑人楊素翁高士也聞之請於山谷曰公曷書石以式來者某爲公作堂以蔽之山谷曰然工旣竣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三十一

題其堂曰大雅堂繼以叙考舊志盖在今之城東門外里許云余每愛山谷知詩楊公好義故其時人爭自奮士知學古若李文簡唐子西諸君子與三蘓後先相望吾鄉人文之盛幾甲天下今已不可復繼而是堂亦埋沒荒烟蔓草中欲訪當年遺跡殘碑斷碣無有存者或曰爲前明邑侯載之而去或曰土人欲利其地沉其石於滄浪江中嗚呼可勝慨哉雖然子美之集具在也後之君子有能崇尚子美如山谷使大雅遺音復見於今日者乎

當亦不關堂之興廢也已

萃龍山記

彭端淑

丹之山自瓦屋而來袤延數百里爲總岡或曰總諸山之岡也自總岡而來袤延數十里爲盤陀盤陀之山峯多而秀石大而竒蓋丹山之勝於是始其自盤陀折而東也則接赤崖龍鵠飄然諸山以達於眉而其支分而南也則蜿蟺扶輿至萃龍山而勢一聚其山巋然特峙其旁兩峯橫插每於晴日登之萬山環拱殊狀極觀瓦屋峩眉俱隱隱如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三十二

伏淑嘗考丹之輿圖惟載赤崖龍鵠飄然諸山而茲山與盤陀不載乃丹之人尙知有盤陀不知有萃龍而萃龍之勝又不減諸山竟不得附之以傳則夫世之靈區奧境其埋沒於荒裔僻壤而不得傳如萃龍山者皆可慨也山故未有名山之有名自余祖先將軍玉吾公建寺始也先將軍嘗爲簡州判官遇僧海智異之偕與歸因卜居茲山之上旣而鋤茅誅棘鑿山之半建寺數椽工竣請名其山於馮江王公宣子先生先生曰可名萃龍山益

取荀氏八龍義也并名其寺曰紫雲寺以山之上
時有雲氣出沒故也康熙己亥歲予小子淑讀書
其上既賴先人澤得優游以卒業又恐傳之久而
或沒其由也故記之使異日或得與赤崖龍鵠飄
然諸山並傳也已

贈懷遠將軍玉吾公家傳

彭端淑

余祖先將軍諱萬崑號玉吾生九歲而孤弟諱萬
嵩甫六歲遭伯氏變貧無以爲資然慷慨有大志
常以濟困扶危爲己任歲旱貸粟於隣人朱翁翁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三十三

善鑑竒之嘆曰逆宦擅權盜賊橫溢世將亂能障
此方者必君也請以子孫托遂指粟數困遺之後
壯力治生事有田百頃家僮數千人甲申之變逆
賊張獻忠由夔及重瀘破成都據藩府僭僞號大
順土賊蠡起眉有鐵脚板丹有蕭水道先將軍團
鄉勇力爲防衛盜不敢近獻逆遣假子劉文秀屠
川南始邛蒲次及丹營丹城外先將軍計欸賊且
覘動靜於是擇健勇七人與俱內裹綿甲藏利刃
牽牛擔酒至賊營賊橫戈豎矛刀劍交加光寒射

目從人俯首次進股栗失色先將軍意氣自若賊詰來意語未畢忽從人藏刀墮地鏗然有聲賊比縛帳下詰以故從人畏賊舌強不能下先將軍從傍應曰某等去將軍營數十里防路盜劫藏刀自衛無他意也且某僅八人計何能爲賊釋之遂歸暗據扼要備賊賊亦旋引去當是時丹東南北諸村殘害幾盡獨吾鄉安堵如故邑之避賊者多依焉獻逆之據成都也悉將楚蜀所掠金載船數百欲順流下嘉陽明叅將楊展起兵大破賊於眉之

江口焚其船其金盡沒江中賊逃遁先是川北土賊姚黃黨袁韜武大定聞展舉事往投展展愛其勇倚爲腹心及賊敗韜屯青神大定屯犍爲展屯嘉陽兵勢甚壯然展名方盛負其才邈視韜與大定兩人陽附展而陰實忌之常有圖展志適展壽日密謀置酒殺之遂圍展宅展子景新帥從騎三百自黎雅奔過鐵鎖橋三百騎悉沒橋下景新勢窮乃趨先將軍甫設食而韜衆已駐余家五里外矣景新惶遽失箸泣語先將軍曰願就縛毋以我

累君先將軍曰事急矣公子第行擇駿馬令由間道越蒲邛以奔成都囑之曰賊追必急此行三百里惟新津長江可以阻賊公子渡江當沉船毋使得渡吾自有計以退賊因率鄉老數輩俯迎道旁以實告韜等熟視之不疑也問去幾何矣曰未逾時何道可及曰間道近大道較易行韜從大道固令導者紆其途景新甫渡江卽沉船殺渡夫韜至新津急不得渡而景新已脫去楊氏之不絕者先將軍力也我

朝大軍旣誅獻賊於鳳凰山下餘孽未息其黨赫成裔復據黎雅叛建南觀察使張能鱗聞風負印以逃賊乘勢由青衣江破洪雅夾江直下嘉陽川南復大亂警報至成都制軍李公國英憂之問軍中誰能探賊虛實者或以丹稜界連黎雅舉先將軍與張公應試對應試者余家世戚爲人有幹畧曾與先將軍相掎拒賊者也召至詢之先將軍曰某聞師出有兩道一由邛州一由洪雅洪雅地僻而徑險賊不知備將軍大軍揚言出邛而以竒兵襲

之可以破賊且傳言賊喜僧此亦易計耳遂辭歸
遣幹僕削髮易衣乞食賊營潛探路徑還報制軍
於是制軍分兵兩道尅期暗應及期使前軍挑戰
佯敗賊悉衆來馳竒兵突入豎旗鳴鼓縱火焚其
巢火焰轟天賊回顧驚亂夾擊之斬赫成裔衆悉
降制軍語先將軍曰微君之功不及此給以都督
僉事劄付張如之先將軍堅辭制軍不能屈張宦
數年亦歸先將軍平生濟人利物他無所計當蜀
遭賊變人人逃竄不暇耕會大旱斗米數千錢人

不得食道路死者相枕藉先將軍家有餘蓄設饗
場於通衢之旁四方就食者日不暇給復擇膏腴
地種芋及黍稗可食之物以續之三年所活數千
人鄉官裔陳道儲少孤諸奴乘亂謀逆先將軍撫
爲己子誨之成給以業後卒爲所陷幾覆其家事
白終不與較是二事者父老至今百年來猶嘆息
稱說之年八十八卒以孫肇洙贈承德郎孫端淑
贈奉政大夫孫端節贈懷遠將軍臨危囑子孫曰
余不幸少孤履險涉危四十餘年賴先人澤至今

吾無德以及子孫惟忠惟孝克儉克勤毋蓄舊怨而侮鰥寡各守厥訓以啓後人卒之日遠近聞之多爲流涕云

先大夫家傳

彭端淑

先大夫諱珣號東壁少聰敏有幹畧爲諸生一以通經學古爲尙其文章尙簡樸不諧於俗年三十遂絕意進取洒然有四方之志於是遊滇黔及吳越齊魯燕趙間數年倦而歸遁跡於三溪之濱布衣蔬食宴如也邑侯聞而賢之有公事多諮訪而

後行平居信義服人鄉人有爭者質於前立剖曲直皆悅服云其黠者或拂然怒則婉語之曰汝試鳴諸官其將必然已而果然於是相與呼爲神君而排難解紛幾無寧日矣先世遺業頗饒悉付家人不問里有侵余田者詰之反怒而相訟詞屈始還先大夫笑曰是窶人子吾何忍奪之但欲使伊知其居心之厚類如此所處順境故無卓絕之行表於世間作詩文隨手散去曰吾不敢以誤後人也晚年潛心於易採集古註自馬鄭荀王而下

數十家錄其精者以教諸子而推王輔嗣爲四聖
功臣年六十五以明經終學者稱爲三溪先生嗚
呼先大夫有用世之才而不求用世故世莫得而
用之乃小試於鄉閭間人多化之至使不肖畏知
公庭罕跡亦足以窺其蘊矣先伯父奉君公嘗語
人曰有才如某不應屈首草澤然觀其諸子皆賢
而好學或亦天將以啓其後歟男端淑謹傳

弟子徹家傳

彭端淑

弟名端澂字子徹性倜儻少讀書畧觀大意不肯

竟其學然聰穎絕人年三十舉於鄉出宰山東棲
霞當是時登萊方旱後粟價昂甚前令某請糶常
平以濟之及糶男女混亂搶奪喧嘩胥吏爲奸民
不得粟以故五閱月而糶未及什之二三弟甫下
車百姓遮道爭訴佯應曰諾然實未能策也於是
多方籌畫計縣若干鄉計鄉若干村計村若干戶
悉登於簿乃遣家人及幹役持印票四出按鄉村
及戶口給之倉中驗票發粟數日而畢靡有遺者
棲人德之至今東省諸州縣遵爲成法不變居亡

何蝗蝻大作蔽日如雲弟率衆日夜撲之當是時勞身於外久不得息令吏攜卷與俱所至村墟間有訟者或止樹下或傍岩邊傳集立斷蝗滅而訟亦無遺其居官之勤類如此二年丁母艱服闋補黃安令楚俗多盜黃安尤甚弟至檔案累累嘆曰是可以法禁也於是有犯盜者計其重輕重則致之法輕者薄償之約曰若毋爲盜再犯如律已而再犯則縛至堂下多方辱之俾無所容然後鞭以荆條驅之去曰若再爲盜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

事雖死何惜其人以首觸地不敢仰視他犯亦以此懲於是羣盜感激相率遠颺黃安四境幾無犬吠之驚而黃陂黃岡靡有寧夜矣先是弟在黃會以事謁大府力爭不稍屈大府啣之陰使人伺其過使者三反無有也會省中令保能員辦理疑獄黃州太守某及臬司某以弟應大府大怒卽於是夕飾詞劾弟而令太守某摘取弟印守至署欲言者再弟察來意捧印付守守檢視倉庫畢偕弟出署黃民號泣相從其聲動心守顧泣曰似此罷官

亦復何憾至郊外有隣邑黃陂父老攜萬民衣爲
弟壽者弟聞大驚急呼而止之曰諸公何所聞而
來吾已解任就質此風一播吾無死所矣於是父
老嘆息唏噓而去其政事感人類如此弟常自負
其才又以罷官非罪鬱鬱不得志每狂飲無度余
屢戒之不改卒以此隕身惜哉然吾聞齊楚間人
播爲歌謠遑遑稱說不衰也

唐子西先生文集序

彭端淑

余少讀吾邑宋唐子西先生古硯銘及山居詩訪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四十

其集二十年不可得癸亥春余弟仲尹偶獲抄本
於京師肆市中詩文及襍著凡三十卷所書體製
仍從宣和舊式蓋先生之文未行於世久矣宜購
求若斯之難也於是爲之叙而梓之叙曰丹稜屬
眉山兩宋時人文之盛莫盛於蜀蜀莫盛於眉天
下之以文名者六家而吾眉得其三若蘓文公洵
文忠公軾文定公轍與廬陵臨川南豐互爲雄長
者也以史名者三家而吾邑得其一若李文簡公
燾所著長編與涑水新安相爲表裏者也子西先

生以超邁俊逸之才接踵其間當是時三蘓名方
盛先生出稍晚使得遊東坡之門其聲價豈在晁
黃秦張下哉先生既沒世徒慕其詩而不知重其
文推之者獨一陳后山耳乃沉溺五六百年而一
旦得於吾弟仲尹之手毋亦有天幸歟文簡之史
聞舊本尙流落吳越楚粵間余不及獲之使得與
先生集并傳是固有幸有不幸歟嗚呼先生官不
足以稱其才而遷謫嶺南輻軻以沒獨其文若精
金粹玉不可磨滅奕世而下猶有同好或亦先生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四十一

之志也已

送弟子徹序

彭端淑

余弟子徹自京師歸其兄某餞諸郭門之外而告
之曰嗚呼甘言疾也苦言藥也人無不惡疾而喜
藥者喜疾而惡藥是豈情也哉其受病深矣諺曰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必謂已
無失而人無得天下其誰復規我以言規言日絕
於耳則咎惡日積於身是膏肓之病也禹大聖人
也聞善則拜子路大賢人也聞過則喜一聖一賢

其視庸衆人奚啻萬萬哉而所爲若此故聖者益
聖賢者益賢今之人萬萬不及禹與子路而飾非
拒諫視天下無一若己祇益之愚也故曰是膏肓
之病也余弟年方盛能取科第兼有至性他日將
有大過人者而短於受言是其病也故於其行不
以甘言譽而以苦言規

蜀碧跋

彭端淑

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
邵捷春之愚以弔忠冤烈魄於地下也蜀之險甲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四十二

天下扼其要塞雖百萬可立挫焉是以獻賊一寇
夔門而秦良玉困之向非以賂陳竒瑜脫去則賊
之亡久矣嗣昌委賊於蜀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
也撤夔萬之藩籬守重慶之門戶使賊得以出入
縱橫而無所忌此其罪在誰哉故曰哭蜀者所以
著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也獻賊之三入蜀
也分道屠戮流血成川蜀之慘極矣當是時自縊
紳以至氓庶盡節者不可勝數而閨中婦女或閉
戶自焚罵賊以死者無筭戎馬倥偬其事不必盡

傳傳者莫由表述筆之於書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則死者可以無憾曩嘗論其大畧特未暇詳今余弟磬泉採擇成編題曰蜀碧是固余之志也嗚呼蜀非有深怒積怨於賊也而殘忍若此天實爲之耶抑人事使然耶覽是集者必將有歎息泣下而不能自己者故曰蜀碧者哭蜀也

大雅書院碑記

御史 彭肇洙 丹稜人

歲十月邑義學落成建在城東北半里許所謂楓落山者講藝之堂三栖士之舍十二厨室薪寮俱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四十三

備凡用人工若干資費若干宋公倡之邑人士助之而兆地誅茅偃勢正位構成此典始剏自公先世未嘗有也顏其額曰大雅書院蓋沿宋黃山谷書少陵兩川夔峽諸詩楊素所爲覆堂之舊名也背枕岡林面俯平原川流縈帶曠然以幽斯真藏修游息之所也丹人士忤其成謀勒之石以垂不朽而屬其序於余余惟

國家重德恢儒建學育才之法備矣而通經明道淹通博喻之士吾鄉曾不一二說者謂地限邊徼人

不尙學其言自漢已然漢書循良傳云文翁治蜀見其地僻陋有蠻夷風遣下吏張叔等十餘人親詣京師就學由是蜀人士比之齊魯余猶謂班固失攷何者尹吉甫瀘人也大雅美之清風萇叔資人也孔聖從之訪樂秦焚先王典籍當時失學不獨蜀至景帝始除挾書之禁而吾蜀西京人物之盛實倡自文翁始石室舊蹟在省城南今之校士學官者是且夫地果足限人乎哉人實自限耳卽吾丹在昔人材輩出矣可朋一衲子而以詩鳴於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四十四

唐唐子西以文章著李仁甫以史編傳劉直夫以忠義顯孫太冲唐文若李臯李璧等學問事功並班班在宋卽楊素行詣無所見倍翁翰墨在當年與大蘓並珍其書史詩也不置他郡縣而置丹稜不貽他人而貽楊素意其人或亦風雅者流不則其時其地多嗜學慕古君子可爲知者道惜乎宋史不盡傳然事有剏之數百年以前而顯在數百年以後者觀涪翁與楊素書遺此刻之石俾大雅之音復盈於三巴之耳而自元豐迄

國初名賢法物數百年中豈無人寶而護之何至石
化聲銷並求遺址而不得而公以金闈世彥含英
咀華之才不棄此邦於弇陋剏學立教振其名以
爲諸生式安知涪翁所著不默畱以待於今而大
雅之音不復盈於我公建學之後耶不然

天子方以聲律取士何其名與其學之適與其時會也
獨是雅者清廟明堂之詠大以別乎鹿鳴皇華諸
什也爲吾徒者登堂講業當顧名思義遠維

國家功德之所由成金鐘大鏞之所由奏衣冠劍佩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四十五

之所由躋黜浮囂之細響窮詩禮之大原完其材
以備圭璋之選和其聲以鳴雍喑之盛春絃夏誦
敬業樂羣追跡子西仁甫諸君子後俾我公化丹
與文翁化蜀並美千秋庶幾剏學立教之本意乎
若曰羣居終日是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聳者
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將不十數年高楹巨桷且與
涪翁碑板同委之灌莽間矣余老矣不能爲公闡
仁風播聲教侍左右伊唔於其中行將扶杖而觀
德化之成也公治丹四年廢者興墜者舉美不勝

書其最重者改 先師正殿建設書院云

丹稜縣修學記

彭肇洙

縣北數十里而來重岡疊阜如虬如龍蜿蜒奔赴而注於縣之東門內爽塏秀豁文廟在焉其外三峯排矗二水抱流最勝景也聞當年建學時有白鶴棲於此地故縣志八景之一曰白鶴儒林以此舊誌無存不知始於何代兵燹後掃地無遺僅畱故址耳康熙乙丑歲先王父玉吾公偕邑中好學諸生募化重建迄今八十餘年歲月既久瓦毀棟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四十六

撓柱腐就欹垣壁四頽黝堊漫滅階級沒於蒿萊牌位褻於塵土當事者相視因仍或有志未逮及酆都楊公來鐸於茲數年教訓有方士沐其化一日偕諸生講習此堂瞻顧徘徊久之喟然嘆曰嗟乎是固先聖之所憑依也奈何聽其傾圮至此乎爰與諸人士共議重修皆曰唯唯無異詞而邑侯李公亦力勸其事於是審形度費鳩工庀材擇日而興經始於乾隆壬午之冬十月告竣於乾隆甲申之冬十二月凡歷三載而後成其木石瓦磚丹

黃各色及人工之費計若干云且夫教化者君上之事而文廟則教化所由興也文廟不修則教化不興教化不興則士氣不振是以古者取士必於學宮而黨亦有庠家亦有塾當是時人爭自奮相勉爲士君子之行而出則可以備國之用其所係固不重哉吾丹自昔若宋之李文簡唐子西諸先生名冠當時聲流後世元明間亦代有名人我朝定鼎百餘年重熙累洽教化大行俗安於醇士安於學甲第之盛過於前明而二十餘年以來寥寂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四十七

無聞豈非聖廟久湮無以端化本乎夫事莫難於奮始而有志者事竟成楊公一倡多士景從百廢俱舉觀聖廟之輝煌瞻羣賢之森列講論有堂藏修有地行見吾丹人士駸駸日上矣其爲功於丹豈淺鮮哉余不佞狗諸生請敢率筆而爲之記時乾隆二十有八年十月朔日

蜀碧序

翰林

彭遵泗

丹稜人

前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嘆曰嗟乎自古殘忍之賊亡甚獻忠遭禍之慘未如明季之蜀之甚

者也蜀自獻藩啓封世有令嗣休養生息幾三百年士民之庶物力之饒甲乎天下其間雖經鄢藍藺播之亂元氣未亡也張逆一入勢若摧枯何哉盖文燦受給於房穀其銳蓄矣嗣昌督師於荆襄其毒流矣捷春拒諫於石砭其隘通矣士竒遏糧於守軍其遮撤矣於是陷夔門破涪萬走榮貴敗曾英血染佛圖炮穴重慶瑞王君臣駢首就戮當是時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監軍之餉得請卽行其能保有成都乎腹心旣裂首目隨之智者難爲

之謀矣獨怪獻逆據蜀後僭號稱帝不東扼瞿塘北絕劍閣收服人心逸休兵士而處心積慮成乎其殺瓠奴死雪鰍死貫戲死刳腹死邊地死士盡矣及匠傭及婦女及僧道及兵卒人盡矣及犬牛物盡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毀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間骨積如莽血流成渠雖可望泣諫於刎頸偏裨不忍而自經而賊之逞毒一日封刃其心不樂也由前言之四方是維天子是毘誰司兵柄萬死莫贖由後言之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浩劫之

來自有宿也故西充授首而後又十餘年多門之
死不可勝悼矣夫攷古之籍推蜀之由張儀之啓
疆公孫之躍馬譙縱之迫脅李特之流亂劉闢之
狂戇王建之發跡知祥之踵據玉珍之剗霸僭王
竊帝奪地爭城而皆撫有蜀民不敢荼毒何獻之
肆惡一至此耶羆虎嗜人不識好惡獸心野性固
與人殊也論者謂獻逆稱帝蜀人不與誅斬所置
守令蓄怨積怒激而成兇嗚呼此正蜀人之所以
死乎余兒時稔聞遺老聚談獻事比長博採羣書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四十九

並蜀乘所載當時忠臣烈士節女義夫可印証者
彙爲蜀碧一編以俟之後是日也慘然操觚悲風
四起余亦不知心之所極淚簌簌然而屢下也乙
丑年八月朔五丹溪生泗自叙

重修丈六院碑記

彭遵泗

隸眉之西鄙而界吾丹之北郭衆山盤薄中舊有
佛院曰丈六院亦名大佛寺剗自李唐盛於兩宋
世傳東坡先生及少師仁甫父子題咏在焉勝國
初禪者東際主之自是相承不廢曩者余過其地

思欲一訪之而荒榛胷途狐巢虺穴不可辨視蓋
獻逆後地劫於兵蘓李之流風與院俱盡者百年
於茲矣辛酉夏余告歸里邑人爲余言有僧近復
此院斬荆薙棘量度舊規甄甃階礎之資榱柱梁
椽之用經營過半落成時將問記焉余謾應之蓋
近世狡獪之徒髡首緇衣假名勝募四方飽谿壑
而免脫者累累余亦不知僧之於院果能成功與
夫功成之遲速而不至中輟與否而當時記之作
與不作未暇及也甲子歲四月浮屠明普者歛余

門叩其故則云丈六院成矣大雄殿一經樓一門
樓一石獅二列院外接引橋列石獅外求向所爲
記者而貞之珉余聞之愕然驚復屢然喜也曰嗟
乎此固余昔所經尋而不得一目者而今果完其
初耶僧之功其果已成而不至中輟耶其眞異於
狡獪之髡緇飽谿壑而免脫耶院成矣秋空靜夜
中登其樓見有金玉之氣光恠觸天而不可掩者
其下必端明文簡之手跡伏焉求而拭之陳於兩
楹則其不朽斯院又不獨樓橋石獸之美觀已也

復斯寺者始於惠山終於明普及徒若孫眞倫如
倫也功之伊始厥惟己未閱六載而成成之歲則
甲子也

張家庵碑記

彭遵泗

近余宅西山有庵一廛張氏禮佛場也余少時逐
免走狗曾一過之地形窪凹殿宇湫隘堂中三大
士幾於塵封不可復辨而主僧性叅又齟齬於客
無歎洽自此絕迹焉然往來鄉曲未嘗不在目也
及今四十餘年遊宦四方間一歸來人事糾錯欲

思曩者入庵時門戶之所向且不可得又烏知此
後興衰之故耶歲夏僧性桂歛予門延飲余始過
從至則非復昔時所見旁列廊翼矣問之僧皆其
所經營者也色相裝嚴矣問之僧皆其所聖飾者
也長松百尺脩竹成圍矣問之僧皆其所培養而
護惜之者也問昔時之主者已數遷其地杳不知
其存亡也夫子頗識僧素聞僧擅醫兼青烏術又
建場禮懺應教不遑洵多能哉乃於此庵復勤勤
如此視昔者性叅所主之時相去何遠也然予於

茲重有慨莊子云適莽蒼者三餐而返腹猶果然
計余宅至庵一餐數返猶果然也而越秦晉遊燕
趙過齊魯涉江湖之南北名山大川中原形勝歷
歷在記豈第千里百里而數十年朝夕所目經者
止少時之一至則天下好奇探異而反遺耳目之
前者類如斯耶且當其弋獵自喜與同輩馳騁於
高原峻坂之間爭先鬪捷方謂此樂可極終身今
浮沉宦海所得幾何而顛華鬢白平康中策杖乘
欸猶惴惴不敢輕轡縱步欲求如少時血氣之盛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五十二

又何可得耶僧求予爲記者拳拳之意既不可却
而予心之感又重有所不能忘書以貽之俾勒諸
石乾隆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記

大雅堂銘

有序

彭遵泗

宋太史黃山谷謫涪手書杜子美西川夔峽諸詩
貽丹稜楊素翁素翁建堂貞石庇於邑南原上懇
山谷題名谷顏之曰大雅而作記以付之文見豫
章集明末堂燬於賊舊址亦不知其處矣嗚呼大
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讀太白詩每不勝浩嘆云

銘曰

竊原假玉規馬隨揚而窺周室塵濁混茫建安以
還下逮齊梁蛙聲蟬噪大雅斯傷天挺杜陵下掃
粃糠還醇返樸鼓應宮商溯漢泝楚干姬之疆才
大難容造物簸揚錦江玉壘劍閣瞿塘流離忠愛
雲漢爲章宋逐涪翁萬里流航念古風騷曰惟草
堂揮毫落緡升晉軼唐鈞天簫鼓清廟笙簧貽我
素翁俎豆滄浪後生小子毋譏面墻粵若干年誰
爲濫觴景行前喆德音莫忘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五十三

鐵脚板傳

彭遵泗

鐵脚板者眉之鄙民也姓陳名登皞生有胆識膂
力過人家貧獵獸自給常赤足逐鹿豕奔走斬竹
中里許而足不傷人目之曰鐵脚板也登皞曰呼
我甚當以是足不着履行滕止及脛率以爲常獻
賊據成都遣僞將狄三品畧眉先期傳示云除城
盡剿民不悟攜老幼入城乙酉正月五日賊驅城
中人至田原上盡殺之又搜戮四鄉居民登皞突
起忿言曰洗頸待死與抗賊殺死等死奈何袖手

待盡耶遂裂白衣爲旗招各山亡命少壯大書於上曰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敵者從我數日內不期而集者千人登皞執獵械負柴弓竹矢赤足先驅千人者各執白梃相隨據城西醴泉河斬木列柵標所書白旗於前名曰鐵勝鐵勝者取已勝賊之義也與賊持前後殺獲甚衆賊大懼取道潛移東館登皞又令民兵數百具羊酒僞爲投順者迎賊帥納之營中夜半登皞率衆大至鳴金鼓火攻賊營數百人從中噪而應之內外夾攻賊衆大亂

死者不可計數迺遁去於是眉之多悅鎮斑竹王二郎壩諸村各聚衆自守皆名其營爲鐵勝賊聞之不敢逼而鐵脚板之名大播南川嘉定向成功亦起師拒賊有衆五千欲節轄登皞不從率兵圍之甘溪口登皞勢弱不敵力戰死之眉之人賴登皞之庇思其功咸稱鐵脚板云成功旣殺登皞駐兵石佛站脩木城鑿壕塹招集三萬餘人分五營四哨抗拒官兵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我

朝肅王以大兵至攻破木城成功中流矢以死其黨

乃平

浮屠祖印重建洪塔橋碑記

彭山司訓

王我師

乾隆丙子秋余蒞彭庠之九越月邑侯張公治彭之六載也凡關國計民生者綱維備舉惟彭志未修以草創委余因攜庠弟子一人爲鄉導遍觀夫橋梁道路山川名勝已見除道成梁收場畚揭不蔑民功有優無匱矣十月有金剛山之遊至洪塔橋羣工負石喧聲四達一僧科頭跣足策杖指揮於其間余已心異之橋工未畢馬不能渡因溯堰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五十五

溝而上但見沿溝傍塍者爭開渠道余曰當此築塲納稼正宜朋酒爲歡何由亟亟如是也弟子曰自邑侯新開通濟堰以故水得導引是以如是其急也是夜宿文子庄具燈火扶伊父拜於前余見是叟也吐屬清朗叙及所見修橋事叟曰是橋也是僧之修也自經營度始一絲一粟不仰於衆一木一石不假於人必期堅固完好可垂久遠而後已余曰僧何故而發此大願力也叟曰僧殆悟徹菩提於見聞中而得冥慧者也僧名祖印本洪雅

縣祝氏子家世甲科以業儒不就棄而爲僧洪塔寺爲前僧敗鄉人接祖印爲香火主甫一稔積所獲爲合殿莊嚴至今金碧流輝佛光高耀依然一古刹也厥後博遊城市歸則瞑目跏趺錙銖必謹出納愈慎詰者曰僧欲攜貲上西天耶印曰吾始以刻木塑泥爲功德府吾今而後乃知利物利人爲功德梯航也自歷忠孝雙江橋上見奔流浩浩來往嬉嬉坐可避風日行無憚蹇裳此宰官身先事於民者也吾何舍此而他求哉因是悉出所蓄

鳩工選材八越月而長橋落成矣余不禁歎興曰古必擇二千石賢牧令者爲其呼吸相通好惡相同耳不意浮屠氏一經感觸如影隨形逃墨歸儒所謂豚魚吉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誠不虛矣異日侯爲霖雨舟楫僧將甘露垂滋一葦西渡理有然也次日立馬金剛山頂舉頭放眼動盪空明俯視全邑瞭如指掌第見村庄籬落桑麻雞犬宛然作息天民遺風未遠愈識賢侯之六載辛勤治化翔洽也而彭山之志稿已半脫於心目間矣茲於黃

鐘月廿四日鄉人魏雲龍以修橋碑記請余錄此以應爲余之遊記也可謂爲碑記也可俾勒諸石

重修忠孝橋碑記

彭邑令張鳳翥

邑之通津門外五里許有忠孝橋相傳爲漢張綱晉李密故里也二公處衰亂之朝共勲業不多見跡其埋輪都亭膽氣肅狐鼠陳情終養孝思泣鬼神鄉之人於其里建橋曰忠孝或有聞其風而興起者乎橋當建南之衝沮洳橫貫蓋西山諸水相匯入大江於其地爲咽喉當夏秋之交衆流瀚發

沕潏湧衍行之人病涉焉前之諸君子亦嘗訪古輿梁之政或爲創或爲修工用勿集民咸怨咨雁門馮君來任是邦值兵革休息之餘時和年豐喜彭之耆老百姓樂善而勿衰也彭之士大夫倡率而恐後也鳩工庀材作環橋費千計巍然巨觀也迺閱三年而成不數月而圯迄於今豐碑卧荒草巨石委泥沙前人之遺澤猶有存焉者乎辛未八月余自潼川分郡補茲土目擊夫斯橋之傾圯而前澤之湮沒也非後來者之責歟况值

聖天子孝治蒸蒸湛恩汪濊詔下有司曰凡一切橋梁道路有病於民者其急修之余又曷敢後第彭土瘠薄庫無贏金且屢募重累民又安望好善者之能爲繼耶因集我耆庶而諮曰余欲繼前人之澤捐薄俸以倡厥先若亦能共成此志乎僉曰侯之志寔嘉惠我彭邑曷敢不黽勉以共成厥功顧念斯橋也非有蒼蛟白獺之險也亦非有橫波逆流不可以人力施也夷考古制累石爲脚爲平橋上覆以樓行之人所以避風雨息勞困數百年稱利

焉自甲子水漲橋遂毀侯能復古民之利也余曰苟利於民是烏可以已乎於是分設簿籍給其鄉俾以善勸民戒苛督禁侵漁而鄉之人果好善能繼共捐得貲四百兩有奇而往來之士大夫商賈亦踴躍襄事大功克舉爰諏吉日擇工師重司事揀明練以專監督程式有經也選殷實以任支銷度支有則也簡勤幹以供採買工料有濟也其木石陶瓦咸估時價而給以值不敢私取民其丁夫傭作咸募貧苦而償以資不敢私役民毋多人以

撓事不冗費以耗財於是懽然帖然雷動雲興衆力畢赴維工師相聚而咨曰維橋有梁所以負重非完且固焉堅且厚焉無以經久彭邑無山谿崖谷之邃顧安得姑繇之木檀楹之選以供斯役乎迺未幾而橋之一里許河岸崩裂出大木二紫文斑斕敷理密緻衆聚觀叱咤咸曰此千百年物得地氣之最靈也毋亦天監侯之誠故磅礴鬱積以待乎余曰嘻是何言寧非彭之人好善無已天故以是示昭應顯靈竒也遂命工師是掇是度得橋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五十九

梁如數而大功遂成然則彭之人永享斯橋之利勿謂余之有功於斯土也其亦鑒天之佑爾民益勉爲善人君子以盡化其刁悍囂凌之習則天之降福無窮時將人富厚戶平康登斯橋也共慶王道之蕩蕩王道之平平爾是爲記

修鴻化堰記

青邑
令

林鴻

庚午夏余奉

命來涖茲土竊見東南多水耨西北盡火耕心竊疑之爰稽邑乘而邑乘無傳及閱通志眉屬青神舊有

鴻化堰者波堰七十二道厥利甚溥創於唐淤於明宜其陸海無稱焦土堪憐也夫水利有裨於民生有關於國計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顧聽其湮沒坐令美利不興善政不復歟予因率故老爰究爰度見有傍山而屹然屏立者寬不數武儼若堤形予曰鴻化堰之猶有可稽者其在斯乎爰命工鋤者插者峙畚輦者手拮据者約數百人不三日而得石底不踰日而堰身見更不踰月而堰口呈故老曰此天以故道憫使君而使隳於數百年者興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六十

於一旦也余曰此爾民之幸也方今

聖天子胞與爲心各大憲痼瘵在念兢兢焉以興修水利爲急務余亦體此物此志以師古之智行古之道耳何能之有計堰週身長若干丈若干里溝寬若干尺堤用石砌者幾多丈用竹石壘者幾多丈計畝出貲不支帑項共費幾千金經始於癸酉之夏落成於辛巳之春美哉汨汨乎其來也淼淼乎其溢也泱泱乎變礲瘠爲窪沃化陵阜爲塗泥也厥功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利哉遂書以爲記

補修城垣記

青邑 王承熾

城垣之設所以保障一方扞衛四隅也而啓閉以時斥堠以守體制於是乎在青邑水陸偏衝界連眉州樂山仁壽井研夾江五州縣明天順間邑令任廣鄭瓚相繼築土城嘉靖初邑令楊麟易之以石週圍城墻共計七百八十三丈積四里三分高一丈二尺底寬一丈肆尺頂寬九尺向有五門城門日久坍塌城樓頽毀無存城洞崩壞共坍城墻二百四十丈惟小南門洞未損北門內外捲洞暨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六十一

東南西三門外洞俱頽癸未仲春余倡捐俸廉勸論紳士客民量力捐輸共積銀二千餘兩鳩工補修四門內外門洞重建四門城樓增建四門卡房擇紳士董其事自癸未仲秋興工至甲申季夏工竣嗟乎補偏救弊邑令之責也尙義急公臣民之分也余不敏未能舉一邑之民而盡教養之是舉也聊盡職守而已

改修鴻化曾興兩堰記

王承熾

自天時之不能皆雨澤而無亢旱也而農田之堰

務以興自農田之不能盡低窳而無高阜也而水利之神益乃大青邑介於嘉眉地土瘠薄田之望水猶農之望歲焉初唐張武始於邑北興修鴻化堰沿江開溝引河水灌漑直長四十里明余承勛相繼補修民歲獲利至於我

朝日久淤塞乾隆十九年邑令林鴻奉制軍黃公檄興水利遂議復修統計用水田畝分上中下三等派費又於邑南蓮花壩議修曾興堰亦計田派費通詳修築經營八載慘淡匠心緣二堰溝身太高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六十二

堰頭不得地利農民苦之歲癸未余相度地形籲稟制憲檄委本州率同確勘改修二堰堰頭掏挖堰溝以寬深爲度堅砌魚嘴攔水入堰鴻化堰計灌田七千六百四十畝曾興堰計灌田六千畝二堰於是始暢流焉夫深掏灘低鑿堰修堰之大經也因地利而變通之庶幾亢旱無虞水利普遍乎

丹溪遺編跋

江津進士 王家駒

丹溪集詩文二卷吾蜀太史磬泉彭公所著也公幼負不羈才雅好著述與其仲叔二兄俱以文章

名蜀世號三彭憶乙卯秋予於成都晤公時公方
舉省元士論推服迨後公捷南宮入詞林典駕部
謂可少展其志未幾山就外任官司馬自楚而吳
中道以歿迄今溯之又十餘年矣今遇公嗣君延
慶於京師得讀公遺集並所纂蜀苑循環把玩慨
然增嘆以謂天之生才良不易覲有才如公使終
竟其用其所論著當不靳止於此公所作四書制
義刻白鶴堂稿中爲士林拱壁其蜀碧縣志付棗
梨有日矣惜蜀苑爲公未成之書尙須校訂若詩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六十三

文筆力精健用意深到直追古人雖所存無多譬
之吉光片羽彌加珍重後有徵蜀文獻者彭氏多
才如茲編亦其一也爰綴數語簡末俾付剞劂以
傳於後

重修文廟碑記

眉州進士 鄧克明

文治之盛始自膠庠振興之功實惟牧伯眉於蜀
南地大且要自宋仁宗朝詔州縣立學以是建有
文廟其來舊矣而敦崇教化尊禮耆耇者莫如了翁
民風士習實嘉賴之若人才蔚起相望不絕蘓氏

父子其最著也至明末灰燼無餘我

朝定鼎涑水趙公一一起而新之其後隨時補葺以迄於今

國家承平百餘年矣風氣漸開庶幾有砥礪濯磨上應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者園橋類水間可容因陋就簡歟惟林公瑞泉字又眉閩中名宿也由進士宰犍邑甲申陞署州牧下車之日慨然有振興至意謁聖廟見剝落傾圯卽召都人士議修公不吝私儲以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六十四

爲之先感激樂捐者遂衆得千數百金命生員袁文沛楊榮修等董其事成先師殿續成經書閣凡櫺星等門周圍紅垣煥然一新公又以眉山書院僅存空名前黔中閻公勸置義學田於州治南獲租四十石閻公謝歸事遂不果因仍者久之於是志欲續成盛舉更詳撥義學田在州治東獲租百餘石收息旣多膏火有藉擬曠典必可復行未幾公又奉

旨調任去今蒙漢陽黃公以閎閱名家由蓬牧擢守

眉陽勤慎仁廉視林公尤勝修建義學開館講授而瀛海張公亦與有力焉固宜眉之人廟貌尸祝以無忘者也乃公正不欲沒林公之美命領首人等刊石以誌勿諉是林公之美得公而彰而公之美亦與林公並傳矣明以謏陋觀光藝苑想丰采仰芳徽竊思諸郡守之所望於眉者深矣眉豈徒感戴已乎其山川靈秀如故其風教留貽自昔惟是振起奮興黜浮崇實文章道德不徒悵望夫前賢氣節勲名可以揚休於當世庶不負諸郡守培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六十五

養期望之至意云是爲記

眉州書院記

刑部郎中 郭天祿 眉州人

國家取士端自膠庠而造士之方期於詳備非可日月冀也眉州舊有義學因無館穀膏火之資興廢不常至署守閩公時率令州人監生鄒光秀等置買田地一段租穀尙少仍未能設學迨閩省又眉林公署州守以眉地舊爲文物之區山川明秀人知向學因就文昌宮添建兩廊以爲諸生肄業之所又因各鄉舉報寺觀田土數率令生員金廷耀

等核其租與費贏餘過當者酌撥義學與前買田地共租穀若干石俱歸州經理以爲延師課士之費義學規模具有梗概公旋解任去漢陽黃公陞授州守下車以來留心學校於文昌宮前建設大門改設眉山書院匾額考錄士子延師課士設立監院稽諸生勤惰出入無敢擅厥功懋焉以上游倚重屢署成都重慶劇郡署守姚公勤訓迪考課定去取科條分別優異酌給膏火新建南屋三間以便山長棲息法益詳密而延師課士之費俱取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六十六

辦於前項田租接署事靜亭林公係又眉公服姪念又眉公遺意恐日久漸弛並有負黃公嘉惠眉人之意爰集諸生時其訓課以實學敦行爲務孜孜不倦又履勘前項田土界使租民永無侵越之嫌州人士擬備紀始末以示不忘適黃公假守重慶還任皆忭躍歡騰如獲望外謂我公旣來其鼓舞作新方有加無已將來人文蔚起多士奮興以焜耀山川而羽儀

王國者諸刺史之培養固然而後先相繼成始而成

終者則兩林公之繼美而黃公之久於其道也謹
求爲序以勒貞珉誌眉人之戴焉

重修眉州學記

建南道

徐長發

眉州遠挹大峩之秀近繞玻璃江風物清美俗尙
淳厚自三蘓蔚起後人文漸衰昨歲行部所經謁
木假山堂襄徊庭樹仰詠久之今年夏五兵部同
曹主政趙君秉淵由樞庭來牧是邦下車十日卽
爲三蘓祠謀設祀事人稱初政焉自秋涉冬長發
于役魚通軍務之暇方作詩寄題而趙君書來言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六十七

敬考眉州文學建文學宋仁宗時歷代廢興不一
至我

朝康熙年間知州趙蕙芽董永荃姚哲金一鳳等先
後修葺迄今數十載遂已傾頹去年冬署州孫鎬
創議興修闔境紳衿士庶捐貲恐後秉淵抵任時
工未及半卽督首事人等速謀告竣並捐貲以濟
工用之不逮卽今正殿後殿暨兩廡櫺星門亢材
重修其明倫堂尊經閣奎星樓均加修葺煥然一
新此可覘吏治之首務焉且言爲政先教化教化

之基在學校必非迂語卽以眉州論民間之奸淫
邪暴鼠牙雀角日復敲扑喧囂而青衿之子未嘗
輕涉訟庭可知親民之吏能以禮義爲訓優柔其
性而防閑其心使士嚮學而民安業安見風俗之
不古也今歲秋闈一州三縣各舉一人武闈一人
拔萃三人咸謂三十年來盛事此雖庸耳目歆嘆
無與化導之原然鼓舞人才未始不由此興起茲
值廟貌鼎新人士瞻仰不可不求大手鴻篇闡本
述末以光隆燄此又趙君之善爲立言足微素履

之厚焉夫末俗之失學久矣士林佻達里閭紛呶
恣睢貪鄙之情何所不至此無他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匪朝伊夕而司土司鐸者復相顧
安之漠然不以爲恥不知崇儒重道儒立頑廉由
身推之家由家推之國古今無異術焉如趙君者
苟能永其志以恢其才實其力以宏其用文翁之
化何獨擅美於前耶至若立學教民著於唐宋元
明諸賢所紀者不外立敬立誠好善好德孝悌修
而仁讓興詩書澤而人文蔚人心風俗之本天下

同之山川之秀自在豈獨眉之三蘓無難繼起哉
長發故不文嘉趙君之志因塞士民之請而爲之
記云

重修眉州城垣記

州牧 涂長發

眉之域幅隕百餘里東連嘉叙南控黎雅居江上
游爲蜀藩蔽其爲地甚重地重則其守之也匪易
予承乏於茲下車初卽巡視郊邑詢問疾苦數年
來興廢舉墜亦因時補苴惟城垣自明季兵燬以
後康熙間雖歷經前守修葺未能復舊而百數十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六十九

年海宇晏然民安樂利無鷄犬驚遂視此爲不急
務久之而傾圯已極惟城基畧具形蹟甚有不可
辨識者予屢欲鳩作以役鉅難之會達州邪匪跳
梁蜀東北諸郡縣日戒孔棘上憲檄州邑修築城
堡以備不虞予乃集州之紳耆而諭之曰掌固設
險國有恒制此在平時且然矧當有事之秋乎昔
眉守山公行章創建石城青民李順之亂攻圍半
載不下此其已事也今四郊多壘羽檄紛馳苟非
先事綢繆爲思患預防之計將何以固其垣墉保

其室家以輯寧爾婦子乎予欲起故城而新之以爲爾庇爾其無愛乃力或則曰聞昔山公之城眉也合五縣之力而爲之邇自軍興以來輓輸之役眉之民力疲矣竭民之力以應若役猶懼不給奈何復有事於版築今太守雖爲吾眉計乎然民力無乃殫諸蕞爾眉其將何以供億予曰均若役也眉之調赴軍營供輓輸者例五百人其屝屨資糧之費月應給千數百金予爲爾請於大憲緩若役以從事於城何如民僉曰善予卽狀其事以請

於方伯林憲爲轉商於司糧臺者遂鋟其役予乃設局於州之寶華寺令老成紳士數人董其事戒期予爲設誓於神曰斯役也用民之力以爲民衛凡金錢之取於民者謹司其入餼廩之給於工者謹司其出必公必慎無苛刻以病民無侵漁以病工有不恪共乃事者神則有大罰誓畢遂諏吉日集土石之工而誡之曰取爾厲鍛倂而畚揭椎之鑿之繩之版之選材甃築必堅必良無卽傾窳有怠率以從事者予則刑茲無赦惟時庶民歡欣

百工踴躍日趨厥事罔敢偷惰無何崇墉仡仡百堵皆興壯其門關聳之以樓環以埤堦承之以堞可以施弓弩可以時巡警至便也堅如積鐵屹若壁山至嚴也計周九里有竒高一丈七尺寬厚各如制其下通往來之門者四各設營房一區撥兵壯守之以司啓閉始事於嘉慶三年三月越二年而告成其用貲照部頒式有減無增役竣予乃觴州之人而落之曰凡人可與樂成難於謀始當其始鮮不以爲重且難及其成也又咸樂以爲便此

在恒情類然然費不重事不難而享其利也亦必不久且大王者守在四夷城在衆志誠不區區於此而城郭溝池以爲固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經賢傅莫不備載固爲政之急務未有任其廢而不舉者况眉儷於蜀蜀有害眉必首受之則眉有備蜀亦先賴之矣我

朝治隆徃古綱紀相維法度盡善卽今奸民盜兵潢池立見殲滅天下之大莫如磐石鞏若金湯保無意外之患然司牧之職視民之所當務而亟舉焉

罔知其他予惟盡吾之職而已繼自今予與士民相安於教養宅爾宅畋爾田含哺鼓腹以優游於治平之世是則予之願也夫遂書以爲記

創建南壇記

涂長發

王者建邦啓土分置郡縣慎選其人而司牧之俾理其政教並爲之設立壇壝崇祀神祇以資其贊助是以爲政者旣成於民而猶必致力於神焉苟均得其治則民安物阜時無災害年穀順成庶徵叶應此其效也然則司牧之職治人事神之所交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七十二

責者也可不慎與攷壇壝之制先農東社稷西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南郡厲北盖取東作西成南明北幽之義予不佞承

命守土於茲凡春秋祈報靡不謹遵祀典恪恭將事以稱

朝廷崇禮之至意數年來幸荷

神庥闔境賴以無事但眉郡舊惟東西北有壇而南壇久湮且各壇湫隘非制不足以妥神靈予因將舊壇改而新之並於城南里許捐置潔土一區另

建南壇以祀山川諸神其神牌階級以及地方之廣袤墻之繚垣悉如典禮又於各壇內建屋一間爲行禮時更衣所攷王制有土者祀其封內山川月今仲夏之月令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以其能興雲致雨長養羣生故也顧予拙於治凡所以施設於民者無能爲役深有愧於司牧之職而祭法所在所以祈之於神以致福於民者其敢隕越不恭以自取厲乎今於壇之落成也爰書數語勸諸堅珉使後之祀者並兢兢焉

眉州屬志

卷十六

文

七十三

捐置義冢記

涂長發

嘉慶三年三月予將重建眉城與州人旣協議遂集衆工具羣材巡視基址爲興作計見舊城傾圮已極其存者若限若闕隱露於草棘間甚且夷與地等貧民多乘垣以居其附郭而葬者纍纍又無慮數百盖城廢已久當事者旣不能隨時修葺復不爲之厲禁而聽其民之居與葬焉遂使城基日卽於頽廢若是予時諭其居民曰城公地也爾曷鳩占於此吾不爾罪爾其早自避去其今與昔之

葬者將並遷焉以卽吾工繼謂司事者曰城城以庇民也今事方伊始而遽令貧者無以安其居而死者亦且暴其骨予心滋戚焉今爲捐俸二百金爾其計民之當遷者幾何家視其屋之瓦與茅以差其值與之金以爲轉徙費更覓隙地一區爲叢葬所數日於西門外得高阜地九畝有竒給值以購乃令陶者造作大甕每啓骨一具貯一甕內函盖完好各爲一冢匝月始畢凡後之貧民死而無族以葬者例皆得共厝於此予嘗考古者戒門閭

修鍵閉歲有常事而任土之法厯里宅田各奠其居又有邦墓地域令國民放葬此民之所以樂生送死胥得其道也眉山夙號名區可聽其廢墜若是乎予故各爲釐正俾得其所並於新購之地正其封域而標以碣曰義冢爰書四界於石使後之居民無更越畔焉